

上海沪剧院将以展演、电影、展览等多样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在党的诞生地，用“上海声音”娓娓讲述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王筱雨

“实难忘，志士同仁共建党，同样的信仰让我们并肩战斗在一道，使命在心中，夙愿比天高。”昨天下午，上海沪剧院的排练厅传来悠扬唱段，院长茅善玉与演员们正在排练《壹号机密》，准备即将到来的新版首演。这出新编大戏也将拉开院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的帷幕。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被誉为初心之地、红色之城。百年来，红色历史留下了无数精神财富，书写上海城市荣光。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沪剧与红色文化有着不能割舍的情缘。记者了解到，上海沪剧院将铸铸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内核，通过沪剧红色经典剧目展演、红色经典海报图片展、第六届上海沪剧艺术节暨“百年辉煌 童心向党”少年儿童沪剧合唱展演、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线上红色剧目展演等多项主题活动，用“上海声音”追忆建党百年光辉历程。

从经典剧目到新编大戏，青年一代接过舞台接力棒

《江姐》《红灯记》《芦荡火种》《星星之火》……红色题材始终是沪剧舞台上不变的主旋律，这些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红色经典是沪剧历史上的里程碑，影响了中国新世纪戏剧的创作历程，也为新时期红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范本。在3月22日将于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沪剧红色经典展演”中，上海沪剧院老中青三代演员集结亮相，通过经典保留剧目《芦荡火种》《红灯记》、传承剧目



《芦荡火种》剧照。

(上海沪剧院供图)

《回望》《江姐》和新编大戏《壹号机密》献上沪剧人对建党百年的诚挚祝福。

“期待它能为上海沪剧院的红色戏箱再添一把火，并在日后成为压箱底的戏之一。”茅善玉口中的这出戏正是经过多轮修改提升后的《壹号机密》。作为上海市“建党百年”“全面小康”主题首批重点文艺创作项目，《壹号机密》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描绘了在白色恐怖时期，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如何潜行、为党坚守绝密文件“一号机密”的故事。据茅善玉介绍，最新版《壹号机密》较此前版本加强了剧情的紧张感与逻辑感，并在舞美设计中融入更多上海元素与生活质感，以期通过深入浅出的剧情带给观众震撼与感动。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展演剧目中，一批年轻演员正在挑起大梁。90后演员洪豆将成为沪剧舞台上的新一代“江姐”，与本班同学、2006级青年演员共同出演《江姐》。1965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的歌剧《江姐》改编成沪剧作品，其中的“望山城”“红梅赞”“绣红旗”“劝降”等经典唱段流传至今。“非常荣幸能够担纲这一角色，准备期间我一直都在学习老艺术家们演出的音频和相关书籍，尽力去体会那个年代革命者的精神，把他们无私奉献、坚韧不拔的意志展现在舞台上。”洪豆对记者说。在茅善玉眼中，年轻一辈参与红色经典正是推动其朝德艺双馨发展的不二方式。“演员需要代代相传，戏中的精

神也是这样，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树戏也树人。”

多样式呈现，让“红色宝库”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

今年是建党百年，从去年开始，茅善玉就在想着沪剧人在这个极具意义的年份里该做些什么？结合沪剧的“红色宝库”，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应运而生。

比如，几位沪剧艺术家在经典作品中塑造了众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舞台艺术形象，成为弥足珍贵的红色“活化石”，红色经典海报图片展将荟萃这些珍贵的剧照与艺术海报，进行集中展示。计划于6月举行的第六届上海沪剧艺术节将突出“传承、接力”的理念，邀请以沪剧为特色的中小学校和业余小戏迷，参加以“百年辉煌 童心向党”为主题的少年沪剧合唱展演，让沪剧上海的声音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

沪剧的触角将不止于舞台，更将伸向大银幕。去年10月杀青的沪剧电影《敦煌女儿》目前正在紧张的后期制作阶段，这部脱胎于同名沪剧舞台作品的电影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全方位呈现她坚守敦煌50多年感人至深的风雨历程，讲述以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择一事、终一生”的“莫高精神”，同时展现莫高窟在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

与时代同行、与城市同步，上海沪剧院还将在各大网络平台推出“品经典·忆初心·担使命”为主题的红色经典剧目展演、主题导赏活动，通过互联网让年轻受众体悟沪剧人的红色心声。

把舞台交给孩子、让孩子做舞台上的主人翁 儿童剧和戏剧教育从方框走向圆圈

■本报记者 柳青

一群8—12岁的小学生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戏剧沙龙演出《山海经》；最小年龄3岁、最大年龄13岁的一群孩子在“演艺大世界”长川剧场的舞台上，撑起一部全英文演出的百老汇原版音乐剧《ELF》……这些作品被作为“教育戏剧”和“戏剧教育”的可见成果——过去的这一年，剧场演出受全球卫生事件困扰，陷入循环停摆，“戏剧教育”和“教育戏剧”的观念却愈发频繁出现在大众生活中。

近年来，戏剧从业者越来越多的大小观众以及为人父母者达成共识，“儿童”是儿童剧和戏剧教育的主体，“把舞台交给孩子”和“成年人演戏给孩子看”是同等的。更进一步，戏剧和教育相遇，追求的最终结果并非镜框式舞台上的“汇报演出”，而是如《山海经》现场给予成年观众的触动：在质朴活泼的舞台流程中，人们看到孩子参与创作的“过程”。这恰如资深编剧李婴宁所期望的，随着戏剧成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戏剧从方框走向圆圈，这将重塑一代人对戏剧的认知和体验。

在“孩子做给孩子看”的作品中，完成思考与共情

全儿童班底《山海经》最初版本是由一群北京的孩子完成的，曾在乌镇戏剧节，也曾几年前参与过爱丁堡国际艺术节。这次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版本，班底换成上海的小学生，这些孩子经历了一整年利用周末时间的工作坊学习和排练。这个作品在观感上是很天真的，无论是当年在爱丁堡首演的英文版，还是眼下的中文版，它最大的特点是诚实地呈现儿童的视角和儿童的能力，成年指导教师给予了大量辅导和帮助，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孩子做给孩子看”的作品。

舞台剧《山海经》的情节很简单：一个男孩在课堂上分享父亲告诉他的“山海经”故事，故事的细节和同学通过搜索引擎找到的版本不一样，男孩为此被奚落、被孤立，陷入自我怀疑的他在梦中见到《山海经》这本书变成精灵，书精带他进入传说的世界，他们共同经历了一则传说在时光中经历的变化，书精借此提示男孩，这世上不存在“唯一正确”的讲述，想象与叙事的实践比它的结果更重要。这台演出的趣味不在于情节的构建，而是孩子们的演绎，他们把一台戏剧做成了流动的角色扮演游戏，每个人的身份是滑动的，自由地穿梭在“课堂”和“神话”两个时空中，“扮演”的痕迹在他们的身上透明的，在戏剧身份的流动置换中，对“立场”“共情”的思考自然而然地呈现了。

《山海经》的制作人李浩天致力于儿童剧场的探索，他在京沪两地以不同学校的孩子班底，创作了《山海经》《钟馗》《镜花缘》《小红孩》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成年教师们不是让小学生用课本剧的方式“搬演”原文本，而是让孩子用他们的经验去接近和理解经典文本的世界，鼓励他们在古老的时空中表达个体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作品真正传递的是关于戏剧教育和实践的方法论，而非追求单一的演出结果。李浩天认为，戏剧教育和教育戏剧的概念区分并不重要，重点是关心孩子的成长。无论是讨论戏剧文本、锻炼孩子的语言与肢体、最终完成一台演出，还是不以演出为目的培养孩子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两者都会给孩子带来成长中最珍贵的自由和愉悦。

最好的教育戏剧和戏剧教育一定是能零基础进入

剧作家李婴宁认为，要让大范围的人群就“戏剧教育如何立德树人”达成共识，现有的教育观念和戏剧观念都面临提升和挑战。把舞台交给孩子、让孩子做舞台上的主人翁，这是重要的一步，但如果只强调演出的结果和效果，这仍是片面的。“孩子排练的过程是不可见的，大家最后看到什么？一个完成式的、镜框舞台里的展示。这不够。”

李婴宁和李浩天在不同的场合、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当戏剧的一切因素参与到教育中，它注重的是过程，孩子主动介入戏剧活动的过程比最终舞台上的成果更重要。李婴宁在一次题为《实验戏剧背景下的教育戏剧》的演讲中提到，当戏剧和教育并置时，重要的是“参与者不是演给别人看，在场的每个人都在里面活动，没有观众席，每个人都在获得体验和成长”。在她看来，最好的教育戏剧和戏剧教育一定是能零基础进入，“在一个尽责的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回到远古时期没有舞台的前戏剧状态，一个人向另一个人分享自己的故事和经验，戏剧离开镜框，舞台和观众席不再分割，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这是戏剧进入教育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

事实上，《山海经》的实践是故事剧场的方式，即故事的叙述和现场表演是同时进展的。除了这种方式，“孩子演戏”有更多灵活和多样化的方式等待开拓。例如李婴宁提到，校园戏剧是激发孩子的创作能力，在校园舞台上呈现真实记录生活、人物和事件的现场演出，这对孩子思辨能力的培养很有裨益。还有论坛剧场，让孩子们以演剧的形式展开对社会议题的探讨，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戏剧能否改变我们的世界”。“当所有的戏剧元素进入到教育中，孩子学习技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他们怎样尝试亲自去做。”

文化视点

章子怡首部主演剧集《上阳赋》开播，评论声扑面而来

创作若赶不上观众的审美进阶，“电影感”也难以弥合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开播前后，《上阳赋》面对的网络评价环境颇为割裂。此前，人们对章子怡首部主演剧集，对演员表里的于和伟、周一围、史可、左小青、惠英红、王姬等演技派都寄予了无限期待。然而，剧集1月9日上午上线，当天下午起评论声便扑面而来，24小时后，网络评分不及格。

《上阳赋》根据寐语者的热销小说《帝王业》改编，故事围绕章子怡饰演的上阳郡主王儇展开。有意思的是，无论是褒是贬，观众的评价里“电影感”一词反复出现。正方面“电影感”来夸赞剧集制作在服化道等摄制环节的匠心；反方观点也用到了“电影感”，称“章子怡的电影脸一看就是有故事的女性”，与剧本前期的天真少女颇为违和。

对于电视剧、网剧而言，“电影感”曾是一种褒扬，是对制作审美能扛得住大银幕审视的加分项。为何现在失灵了？有句获得高赞的评价值得一读：“女主没和初恋在一起，嫁给男主，陪男主打天下——类似的故事，我记不清看了多少遍。”归根结底，今天的观众对故事的需求已超越盛大华丽的制作层面讲究。创作者若是跑不赢甚至赶不上观众的审美进阶，任再高级的“电影感”恐怕也难以弥合。

大片质感已成古装剧常态，再精美的服化道也不是好评的充分条件

不可否认，《上阳赋》的制作属于高配。侯咏与程源海两位导演，前者是张艺谋

多次合作的摄影师，《我的父亲母亲》《英雄》等电影就由他掌镜，后者曾参与制作过《苍穹之昂》《如懿传》等。摄影指导高虎的作品表里，《大宅门》《天下粮仓》《红楼梦》等经典赫然在列。张叔平、叶锦添则是章子怡在大银幕上用惯的造型师。

有行家手坐镇，一开篇就见了真章。小女孩清脆的童声引路，镜头推进间，成年王儇的独白响起，深沉背景音与轻灵的孩童雪中嬉戏交互进入，一组蒙太奇为大戏开锣。上阳郡主及笄礼的场面戏也让不少人叫好，借助这场人生大事，导演将主要人物纷纷拉入镜头、拽入棋局。画面一切，朝堂之外有边疆，出身寒微的男主角萧綦正在宁朔守城，与来犯的军队决一死战。一边是王权富贵，一边是北风沙场，导演的设计显而易见。参照主创所说，他们在场景设计上以东晋为支点，融汇秦汉之风、唐宋之雅，构建了一个将古代文人画意趣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戏剧空间。

只是，“电影级质感”还是那个能为剧集“抬身价”的评判标准吗？事实上，早在2018年就有视频平台方代表喊出“电影级质感只是一流网剧的入门级门槛”，以此宣告网剧粗制滥造的年代已翻篇。何况网剧、电视剧、网络大电影等也都出现了理念转变，大片级别的制作在大银幕之外不再是新闻。近年来，《九州缥缈录》《鹤唳华亭》《大秦赋》等都能拿出堪比电影级别的美术场景。而所谓“电影咖”出演电视剧，也不再被一片掌声包围。此前，陈坤、倪妮携手的《天盛长歌》被评价“只能倍速观剧”，过低的市场反响导致该剧70集缩减为56集草草收场。汤唯跨界荧屏已久的《大明风华》被指为女演员的演技谷底、接戏谷底。

曾叫人叹为观止的“电影感”屡见不鲜，审美进阶的观众当然不会仅仅因“皮相美”而轻易给好评。曾经神秘的“电影咖”接二连三涉水电视剧，见多识广的观众当然不会仅仅因为演员表就为之投出无条件信任票。正如一位平台方负责人所言：“电影级质感只是一流剧的门槛，再精美的服化道、再豪华的演员阵容，都不是好评的充分条件。”

比年龄差异更难融入时代审美的，是大女主“玛丽苏”的明日黄花

阅读剧情简介，能见主创雄心：上阳郡主王儇自幼生在豪门贵族，深受宠爱，然一朝生变，个人命运与国家浮沉相牵动，她为形势所迫嫁给寒门出身的豫章王萧綦。此后，两人携手同行，在乱局中杀出重围，在“家”与“国”之间寻得独特的生命经验。加之原著小说《帝王业》在网文领域有着“架空历史及女强小说第一代表作”之称，很容易打造一个女人的史诗，兼具儿女情长与家国情怀。

可打开剧集，比史诗感更明显的是满屏弹幕吐槽。大批网友质疑剧中除个别角色外，几乎“全员超龄”，甚至有人揶揄“它直观反映了演员人口老龄化问题”，众矢之的当属当年近不惑出演15岁少女的章子怡。

一时间，关于演技能否弥合年龄差的讨论在网上如火如荼。1995年，刘晓庆在《武则天》里一人扛下从少女到暮年的戏份，2020年，中青年两代演员在《清平乐》里分饰帝后角色，不同的处理方式都获得了观众认可。典型例子还有周迅，2000年《大

明宫词》开播，她替陈红出演少年时代的太平公主，由此得了“人间精灵”美誉。但18年后《如懿传》上线之初，颜值与演技双在线的周迅同样没逃过“为何不找个女小演员来”的质问。可见，表演的年龄差是道复杂命题，但大体来说，长相、神态、影像技术等因素的变迁，都决定着今天观众对于演员与角色间契合度的更高追求。

至于《上阳赋》，观众的挑剔其实不局限于外表的年龄差，更是对成年人表演少女过家家的不喜，也是对好演员兴师动众投奔大女主“玛丽苏”的不甘。前八集，为了展现女主的天真烂漫与万千宠爱，剧本安排了摔下墙头跌进男主怀抱，演员设计了吐吐舌头欢蹦乱跳的外在表现，剪辑则烘托了“人人都爱她，三句话不离她”的氛围。人们很难想象，被大片洗礼过的章子怡会怡然自得于这一连串烂俗桥段。

有人替《上阳赋》鸣不平，认为它只是败给了时间。该剧2018年拍摄完成，搁置的两年多里剧本几经更迭，从《帝王业》改名《帝王业》，后又改成《江山故人》，直到最后上线《上阳赋》；它的同类，那些前期傻白甜、后期震撼四方的大女主也被前赴后继地投放市场，《独孤皇后》《大明风华》《锦绣南歌》《燕云台》等莫不如此。但恰恰是这两年多时间里，一边是《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等作品先后开拓了古装剧与网文改编的全新叙事方式，另一边是都市女性剧、女性综艺等更能满足女性观众投射心理的作品集中爆发，使得冗长且面目相似的大女主剧失去了昔年声量。

由此，《上阳赋》的真正困境浮现：比年龄差异更难融入时代审美的，是大女主“玛丽苏”的明日黄花；比仰仗一时潮流更重要的创作品质，在于开掘剧情与文本的创新与深刻。